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二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選輯

吳嘉胤繩如　參閱

鄒中丞奏疏

疏

鄒應龍

貪橫廕臣欺君蠹國疏　論劾嚴氏

臣竊惟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貫以崇爵、富以厚祿、以榮其身、以潤其家、足矣、然未已也、猶恤其

私而廕及其子若孫焉復為之崇爵厚祿視其父祖亞焉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夫是則為之臣者正宜夙夜匪懈雖捐糜其軀猶不足以仰答萬一也而況有貪橫欺罔靡所不至者可不為之切齒痛心也乎此臣所以不避鈇鉞而敢披瀝于　君父之前也切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父官得承　簡命歷陞清要位貳冬卿　朝廷之優禮也可謂至矣為世蕃者臣不知宜何如以報　朝廷也夫何頻年以來大肆身謀蔑視國法臣不暇一一悉數其罪謹

擇其尤者一二以賣　天聽夫爵賞者　朝廷之典
也臣下惡得而私之然世蕃則視猶已物廣致賂遺
每一開選則其官銀若干其官銀若干至于陞遷也
亦然其缺銀若干其缺銀若干羣衆相競則價值轉
增益未有不遂其所需而可以自然得者試舉一以
例其餘往年吏部稽勳司缺主事凡資格相應者悉
就而謀之如羣兒爭啖一餅然于是世蕃之門紛然
如市有刑部主事今告病禮部祠祭司員外郎項治
元者此時便附嚴氏執國政本爲富家必欲得此乃增至一萬三千金世蕃

以賄成者數年可慨也

家人嚴年為之遞送竟陞吏部主事人以所賄之數有符昔之富民沈萬三者乃以沈官兒呼之士論囂然醜聲日甚本官尋以抱憤抑鬱遂告病去夫京官之陞轉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夫是以往歲河南道監察御史今陞河間府知府張九功條陳時事有謂吏部舊用千金今則增至萬金者蓋指治元而言之惜乎不明言其姓名而公論至今惜之爾今歲三月揀選官員有舉人潘鴻業者欲得山東臨清州知州自攜八百金乃稱貸在京昌人一千五百

金託中書嚴鴻以二千二百金送世蕃竟除此官于是宰執大臣多有而斥其非者鴻業則惶恐自失事遂露于同儕夫有司之陞授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竊念京師借貸利半其本如此官者計速償已不下三千金矣奈何不取之民而誰取乎夫即此二事觀之則餘可類推矣不特此也每遇歲時及父子生日中外各官俱有餽贈遂爲定例畧不見疑然則世蕃父子所蓄可勝計哉以遇送之人言之有轎夫牛班頭者有家人嚴年者有親識中書羅龍文

者有伊子中書嚴鴻者此輩固多而此數人則其尤著者爾然數人之中嚴年尤甚葢甫主人勢焰熏天故彼自爾尊重以鶴山爲道號與士夫相往來歷年黷貨何止百十萬金往歲大學士嚴嵩生辰彼則以數萬金爲壽夫家人之富如此主人當何如耶又有極惡家人嚴冬者今在南京揚州儀真等處用强奪買人田產數十處每處價可數千金賣者價銀纔得十之四五而已剝取民財侵奪民利如此類甚多昔人所謂敢怒而不敢言者其斯之謂與夫世蕃黷貨

歟　君、不忠甚矣、然猶有可議者、往値毋喪例應回

籍苛嘗　皇上軫念伊父嵩年老、　綸音留以侍養、

命其子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嚴鵠送喪、夫爲世蕃者、

猶當比例陳情以盡子道可也、夫何一聞成命遂喜

不自勝、詐彼自知所爲不道、惟恐身去被人指摘、且

縱淫偷安已久、亦不任行路苦辛應酬倥偬也、故肆

然家居明示謝客、啃遁廝遺、姬妾滿前酣飲竟夕、今

一目已盲、而愉心不悛、背人謂求忠臣于孝子之門

者、臣敢必其不可得矣、然猶縱子鵠沿途取索、郡邑

為空恣意鞭箠民生塗炭此其為心何如也夫今天下水旱頻仍倭虜未服民窮財乏難以措置者正由世蕃父子貪淫過甚為官者勢必剝民脂膏空人皮骨以奉彼之欲以償巳之費而後已夫是則民奚以不貧民貧則國奚以得富去歲因天旱奉　旨斥貪墨荷蒙　皇上聖明所斥降者凡數百人而此賊實為罪首反不與焉何則彼父子積威所刼天下畏之如虎狼蛇蝎且黨類布列搖動掣肘言之自取禍階故人不敢及之耳此臣待罪行人原無言責今蒙

聖恩擢以言官尚何愛惜一死而緘默苟容以負（上宗特嘗有何不早言之駁故吉先時無言責）
皇上以負　祖宗乎。恭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
鄙夫謬膺蔭秩不思奉公盡職顧乃罔　上行私明
開請託之門汙同狗彘陰塞忠良之路狠似豺狼頃
元治一主事也乃受金一萬三千則陞京堂者所獲
之多具見潘鴻業一知州也必用金二千二百則轉
方面者所費之數可知任中書羅龍文為腹心自用
之日此吾弄臣是　朝廷之官輒敢玩侮聽家人嚴
年之主使人稱之曰鶴山先生是童僕之賤亦爾尊

禁、一歲而生日禮節序禮、各臣之解送魚貫珠聯、一
季而茶果儀、問安儀、各處之餽遺斗量車載、遞運珍
奇寶貝、水陸絡繹無休、道路爲之長嗟、奪占田地房
屋、左右侵凌未已、士民付之一嘆、錦衣玉食、僭擬王
侯、作福逞威、權傾中外、生民之膏髓、剝斂無遺、時事
之艱難、坐視罔恤、居喪無禮、教子惟貪、不孝不忠、大
姦大惡、故天下雖婦人小子、亦願臠其肉而泄其憤
懲之心、然內外有文武百官莫敢指其名而數其欺
罔之罪、此臣所以切齒痛心、而冒死以瀆 天聽也、

再照大學士嚴嵩、致位首相、受國厚恩、植黨蔽賢、何有廊廟之度、招權納賄、寔同市井之爲、庭訓無方、官常失職、戒之在得、甘背先聖格言、專擅選官、輒犯天朝明律、此其罪當首論者也、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嚴鵠、叨　朝廷之冠裳、藉父祖之威勢、視祖母喪爲奇貨、一路恣意需索、郡邑因之罄囊、逞錦衣官爲近臣、百官極力承迎、豪傑爲之喪氣、此其毛頭鼠輩、亦敢狐假虎威、罪當併論者也、如蒙　皇上俯納臣之愚忠、洞察逆黨、如果臣言不謬、將嚴嵩等或姑令退

休、或加之顯罰、或斬世世蕃之頭、懸之藁竿、以示天下萬世、爲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則天下之人、有不稽首稱快、仰頌　聖明者、未之有也、如是則羣黨可以漸除、善類可以日進、官清則政善、政善則民安、國用有不足、四境有不寧　聖化有不隆盛者、亦未之有也、如或臣言不實、則願斬臣之首、亦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以爲天下萬世言官欺誑者之戒、則臣雖在九泉亦無恨也

疏

林潤

申逆罪正典刑以彰天討疏　　論刻嚴氏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故亂臣賊子、天下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憤也、臣近因嚴世蕃羅龍文罪惡顯著、敬陳其概、上瀆　宸聞、仰荷　聖明洞察、專委拿送、臣感激就道、馳赴九江、凡所經過府州縣、及江西境內之民、聞風聚觀、歡呼鼓舞、若出於湯火之中、而躋于春臺之上、又莫不舉手加額祝曰　聖天子為民除害造福、誠願萬壽無疆、臣因備詢其事、始得逆

狀之詳，竊思世蕃之首惡雖拿，而餘黨猶未解，禍根猶未絕，人情洶洶，尚慮其後，此臣所以切齒痛心，不避斧鉞而再瀆

天威，伏惟

陛下少垂鑒焉，切照逆犯嚴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日，而近時不法之事，又非一端，任彭孔爲主謀，任羅龍文爲羽翼，任惡男嚴鵠等家人嚴珍二等爲爪牙，窮兇極欲，無所不至，在省城已占倉基，而又併吞宗室之府第，在袁州已占官地，而又侵奪平民之居房，改祝

聖之寺以爲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其直欄橫檻，峻宇雕墻

巍然朝堂之規模也。袁城之中，列爲五府。南府居紹慶，中府居紹康，而嚴嵩與世蕃則居相府，廊房迴繞萬間，店舍環垣數里，招四方之亡民，爲護衛之壯丁，森然分封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傾天下之庫藏，莫比其富，世蕃已踰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奴之嚴年，謀客之彭孔，倚勢而作威福，家資亦稱億萬，閭閻膏腴，剝削殆盡，民窮盜起，職此之由，從古以來，未有以擬其貪，而彼方揚揚誇于衆曰，朝廷有我富乎，粉黛之女，列屋群居，所衣皆龍鳳之繡

所飾盡珍珠之寶，張象牙之床，圍金絲之帳，朝歌而夜弦，左斟而右舞，宣淫無度，汙蔑綱常，從古以來，未有以擬其奢，而彼又揚揚誇于衆曰 朝廷有我樂乎。養家丁巳踰二千，納亡叛更倍其數，以造房爲名，而聚四千之衆，以防盜爲名，而募數千之兵，精悍皆在其中，妖術並收于內，旦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解，故有嚴珍一則窩藏強盜，而白晝行兇，如郭宜三、劉相詎、洪斗文、攀錦段、冏鍾福秀等百十餘人，明稱嚴府官舍，出沒于湖廣江西之界，打刼無忌，近有萍

鄉縣張恭八之家、則被其殺死男口、淫汙婦女、有瑞州過客況巧兒、則被其戳死性命、刼奪財物、此則袁州府巳擒獲三十餘人、招申兵備道可證也、有嚴壽二則陰養刺客而昏夜殺人、壽二與胡龍之妻何香兒稔姦、遂令勇士刺其夫而搒其妻、此則分宜縣訪獲成招監候可証也、或奪人妻女、而致其孤寡者、則有嚴艮一占周龍一之妻、嚴艮二占易逼秀之妻、嚴思一占易江之妻、嚴來童占鄢艮六之婦、或受人投獻而毆傷人命者、則有嚴和鳴之傷鄒均重、嚴鳴鳳

之傷黃質練嚴樊之傷任良謀嚴瑞朋之傷鄒公顯或奪人田地而負累賠糧者則有嚴富之騙陳寶也有嚴景八之騙孔源也有嚴臻富之騙彭栢也有嚴進壽之騙鍾發聲也有嚴琴之騙楊宗像也有嚴珍之騙郭寓也有嚴七之騙鄧承勣也有嚴積之騙彭槐也或奪人之房基而指價不與者則有被嚴係之害者李三元也被嚴思之害者崔元二也被嚴勤之害者王鐙也被嚴珍之害者黃袞也被嚴二漢之害者林紹新也被嚴仲一之害者彭述古也被嚴富二

之害者、蕭琳也、被嚴艮之害者、張文耀也、被嚴志之害者、朱寶王鑾也、被嚴珍二之害者、楊允積陳子艮也、凡此皆世蕃之黨令、彭孔之主謀、敗露者已如斯。而陰秘者又不知其何限也。告發者已如斯。而懼勢含寃者又不知其何限也。結斷申詳者已如斯。而把持抑案不行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袁州府一衙門開理者已如斯。而在別衙門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自四十二年十一月起至四十三年四月止、半年之間已如斯。其餘臣所不及查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臣竊思

宸濠逆謀之初，亦不過招納賊首，誘致姦人，受獻田其後卽命林侍御籍沒產而已。今世蕃之不法，揆之于逆濠無異。故今日民其家先是報效巨萬與黨嚴氏不無隱匿流散必苦于蕃，殆甚于當日之民苦于濠耳。且江廣閩楚山欲追比如顧江右之民不能無累於是恨嚴氏益谷之賊，垂涎彼家積貲蓄，咸覬覦，蓋未嘗一日忘也。深矣是在江西隱憂不在世蕃則在山賊矣，況世蕃包藏禍心，已著於在朝之日，臣又請而實之，伊藩典楧，妄懷異念，今籍沒其府，則有呪咀之詞，又有九五當乾之牌，見貯河南布政司，是伊藩不軌之迹，甚昭彰矣，然其陰結於內者，實世蕃也，世蕃受典楧賄金十餘

萬而主其謀故典楧敢逞其狂背之志及聞世蕃𠛬
遣典楧之望已孤遂差樂工三十餘人至其家倒贓
回至吉安地方俱爲世蕃計殺此中外大小臣工之
所共明也故臣前論伊藩之疏有曰托交竄逆之門
數萬通神陰扶黙助蓋已指世蕃而言矣是世蕃之
陰結典楧又何異于錢寧臧賢之交通宸濠乎幸賴
聖明英斷早發典楧之姦先逐世蕃于外以消弭寢
邪於未萌不然則內外夾謀雖萬不能爲宗社之憂
而中州之民恐亦無噍類矣然則世蕃在朝之日存

沐厚恩。猶懷異念。况今悠望于罪逆之時乎。况今不法之逆。又昭昭如是乎。是世蕃居朝則爲寧賢。居鄉則爲逆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羣姦之惡。至于敗壞士風。流毒善類。紊亂紀綱。斲傷元氣。則又羣姦之所無者。臣謂雖赤其族。猶有餘辜。豈特止于一身而已哉臣又反覆思之。嚴嵩又惡得無罪。孔子謂事君之道曰勿欺也。嵩獨不聞是訓乎。夫嵩位極人臣。寵絕百僚。以義則不可欺。以恩則何忍欺。而嵩顧公然欺之何也。自世蕃問發雷州。並未赴伍。僅居南雄二月而

返南雄去雷州三千餘里而抵袁州則數程耳嵩於往歲乃敢朦朧奏請量移附近衛所夫近已莫近于家不知更又移何處未赴伍而求改移既在家而復請乞斯疏一上物情俱駭嵩獨不顧恣意行私茲非嵩之欺 陛下乎既而伏蒙 聖旨云嵩有孫鴻看待此恩已特是 陛下辭婉而意嚴眞明見萬里亘古莫及矣嵩又恬不爲怪仍復容留在家以 明旨爲不足恤以國法爲不足遵惟知有私恩而不知有公義茲非嵩之欺 陛下乎近奉旨拿問有伊孫鴻

功濫任錦衣衛指揮嚴紹庭任京，隨差家人走報，只二十餘日，即抵袁州嵩一聞報，又遣世蕃潛遁，乃躬謁兵備有司囑之曰小兒在家自不隱，今回文只云老夫有不起之病，令其回家，旣次日，度世蕃之去稍遠，又遣其婿袁應樞囑之曰，但回云向在該衙門並未回家，各官乃應之曰，無病而謂有病，已不敢誣奏伍而曰在伍，孰能當罪，是衆昭昭然，尚猶粧飾無忌玆又非嵩之欺　陛下乎，向日在朝，嵩猶談曰以一身供奉　皇上，家中之事，難以盡知，今在家矣，世蕃

朝夕與俱矣訴寃哀泣者聲徹穹蒼嵩亦曾聽聞矣有司受詞數千為之問理者十之一二其餘盡送與嵩嵩亦檢閱其詞而處分矣然則世蕃之惡嵩猶諉於不知臣未之信也夫既知之而又縱之不特縱之而又曲庇之此臣所以反覆思之謂嵩不能無罪也故敢披瀝血誠以極忠悃而併鳴于 君父之前伏乞 聖明詳察敕下三法司會同多官將臣所奏事件逐一查究如果臣言歷歷可據願將羅龍文嚴世蕃處以極刑碎肉梟首圖示天下以洩神人之憤嚴

紹庭併提查革、仍乞遣忠直剛正素有德望大臣一員、領敕前去、會同江西撫按議處安輯、將彭孔明正典刑以謝萬姓之怨、其無賴家人與招納亡叛之輩、尚有數千餘人、則設法解散、毋貽地方之患、其家則不啻千萬萬、則籍沒輸邊、且以杜姦賊窺伺之、心巡軍嚴鵠等與家人嚴珍一等、則提問如律、基地田產、應還官者還官、給主者給主、原占妻女、曾否給配、原負稅糧、曾否豁分、令袁州一府四縣之田、七在嚴而三在民、在嚴者皆膏腴、在民者悉瘠薄、在嚴則縣戸

優免、在民則獨累不勝、臣聞百姓若楚難支、逃散流離者接踵矣、併乞行該處、如近言官所請限田之制、限制之外、悉與百姓均差、以蘇困疲、仍出給告示、聽民赴理、一一俱爲處分、毋畏强禦、要在民兹、豈特地方一時之幸、實宗社無疆之慶也、其致仕大學士嚴嵩、伏乞 聖明裁斷、少加切責、以爲人臣欺君之戒、臣僻遠孤寒、感激知遇、糜軀圖報、乃其素心、銜負沾名委所深耻、此犬馬之微忠、實神明之共鑒、謹此干冒 天威、臣無任忠憤激切之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三十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董雲申士開　參閱

宗子相文集

書　　宗臣

報阮督學　禦倭練兵

自島夷入寇吳越。殺戮焚掠數百里爲墟。今古至變。謀臣策士。徵兵集餉。非不風馳雲湧。至盛也。相持四

載。曾不得志于一戰。乃反損軍折將。重爲島夷觀笑。何故哉。僕則以爲不土兵而客兵之禍也。往歲吳越守臣。初上夷變　主上覽書大怒。下策庭臣。持議者以爲夷入如風雨飄忽。吳越人懦弱。不能持戈。不足恃。唯調他方勁兵往剿。可期而禽。遂使侍御史曹郎出選山東兵八千往授司馬。司馬渡江招兵。廣陵二千石以下。朝夕供帳。具散牛酒金帛勞士。日糜二萬矣。夫揚一郡耳。自齊抵越涉三千里。凡經幾大郡。則所糜何計哉。抵越一接戰輒墮夷計中。枕籍如山。餘

者望風潰走。當是時。僕在海上。見潰卒幾千人。往往從海上意氣而北。不惧也。是安取客兵哉。夫島夷與中原之寇異。往歲師寇起河南。大軍一出輒剿。已勦即勒部散去。此宜于客兵者也。

（大一篇樞紐客兵之所以無益解見持）

迴島夷者如魚鳥之在江湖林木。出沒聚散。一瞬千狀。其勢難以盡剿。唯來則禦之。去則守之。是為至計。

（總之耳）

即使客兵盡勁可恃。亦何能使之操戈萬里之外為我禦夷哉。護戎將軍所率萬人。日夜走萬里山谷間抵越。其所糜不知其幾矣。而吳越連歲苦餉。既已竭江南租粢。不足給之。

且田疇罷耕者什五，有司急餉苛征，徒爲夷盜，衆亡盜也。昔項羽勒吳中子弟八千渡江，長驅天下，彼豈非閭閻編氓，而與今吳異稟哉。士無論強弱，唯其練（越兵固弱矣，戚少保至而越兵強，則強弱豈有定）；敵亡論衆寡，唯其氣。爲今計者，唯練士倡氣之策。總戎責之監司，監司責之二千石，二千石責之邑史，鍛戈矛，嚴行伍，信賞罰，行之而士不勁者，一世無之。誠得海郡士盡勁，亡論令變可彌，即他時夷來亦何恐也。且又亡大費，越中人往上言夷畏寧紹，不敢闚彊。盜寧紹人各各家海上，不鬬則失其居，夷來輙併力

持刀格夷，夷輒敗去。夫嘉湖寧紹相去不數百里，豈強弱頓殊哉。邇者 主上忿師久無功，詔捕練戎司馬，罷謫大中丞以下數人，諸臣受大托而徒擁烏合之衆，以冀成功。僕固內知有今也。此中傳言各道兵日益解散去，護戎者俱不敢問。彼其暴露草莽久矣。且腹空無糈，又安能留之。故僕以爲罷各道兵而日夜練吳越者甚便。今楊公新拜命，且明公雖總文事，慷慨戎機，當得朝夕見，胡不以此陳說楊公之前而贊翊之。僕蓄此衷長遠矣，賭于近事，益忿不敢以聞

楊公而爲明公一陳者知明公者楊公之所取信故假胡公以信鄙言也亦唯明公有以教之

報子與　閩寇

果奉遠牘知足下之爲閩慮至深也前使者以軍書至僕即進言督府即傳檄汀兵還汀矣督府雖罷遣歸猶欲立之帥長亡事則農有警即舍耒而刃僕因極言汀不可一日亡兵兵餉復匱乃云非即欲餉之姑羈之耳且言二千石善爲理也足下其竟如何哉武平報山寇復起信有之則汀何恃焉吾輩既不能

長驅中原飲馬河洛乃使持戈負矢周旋羣醜羞談之矣海寇大都多華人華人狡善紿夷禍清之陷也蓋華人先其夷於睥睨間守睥者覘其夷也遂驚而逸既陷華人乃又先之紿夷以獄此帑藏也夷遂呼其類數千人闢門以入見其纍纍然繫者以爲守帑卒也詰帑金何在不得則縛而夾之乃華人巳羣入

苟華夷相疑則可用間以携之矣

藏中負其數萬金走矣夷窮亡獲遂環山而掠即敗絮腐粉亦喜而內之囊中人言此何兗而貪也不知華人負之矣及其敗也其俘馘夷華無一夫被創者

華人亡論負其國乃又負夷今且各持其金驕其妻子沽酒啖肉嬉遊閭巷矣此何稱褊伭哉爲今之策先策華人夷可不策而定不爾者亂無已時也而策華人即僕亦罔知策所從出足下謂勿詰其漁商者誠是也但今之漁商者有司何能詰之詰亦亂不詰亦亂其意以爲漁商者猶勞且費也不漁不商不勞不費持大刀走數十里便可得黃金數斤狎美婦人數十揚揚而去我兵畏睨豈不愉快得意哉此華人之策即蘇張復出不能移易之矣而欲一有司召號

之僕固知其難也。假使諸葛司馬諸君復出。不知亦作何狀。足下所使代謁督府者僕命之察之羣屬咸無一人至者。惟足下裁之

記

西門記　福建省城

戊午四月既望余至自汀是時都御史阮公被逮北去島寇直犯閩安省中人惶急走而諸大夫日議守城事遂以余守西門城凡七門而西門者芉原横塘南臺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勒諸父老子弟守

陴余登陴則悉罷諸所貧者疾者孤而懦者留其壯與之約曰晝則家夜則陴擊柝鳴鐃而爇火陴外不如約者以軍法從事會明日報寇將至六門咸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大呼祈入余遂日闢西門入之晨起輒坐城上列徒兒數十于門人詰而入而牛馬雞豕羣羣薄吾坐不問也客有言闢門誠善獨奈何不虞奸人哉余曰客休矣余辨此矣即有奸人者吾任之於是為檄召城外百里所蓄薪穀悉徙之城中不

既奪游檄又賞城守

徙者吾縱亂兵焚之而壯夫有不肩薪穀而入吾門

者不得入於是城外薪穀日以萬石塞門矣城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萬城守凡五十日而斗米不增一錢蓋以多故而議者謂城外民廬逼城者恐城至焚之以攻吾門於是凡有廬而近者輒命焚之烟梟臭四起廬者還泣不止也余則止西門之外之廬不焚今有冦來至而移躬自援守何也曰冦至五十里爾其自焚吾不忍爲爾焚也其有對于城側者議者恐冦至登對闕我於是下伐木之令護戎者持斧環城伐之至西門余俯護戎出視裹百株梨百株番番實矣護戎請斧余止之曰毋伐即冦

至何能登此桑幹哉凡城不屋其上而闔城則屋蓋其城故於沙不屋則雨浸善壞而議者謂城而屋不便擊冦也於是每楹輙毀其一路冦至則立之屋上擊冦余笑曰兵不能雄之行間而能雄之屋上哉且一雨而千楹何恃也遂止不毀而外郡以援兵至凡三千人咸余所部兵也余令護戎日督之野習射夜則分屯之堞間五人一甍十人一人下堞取薪不取薪而下堞者以軍法論以是兵戢不擾而邵武部兵之出守西夾江也至則咸病臥村墟中余命楊生急

馳而人劑之遂起是時寇已陷福清福清人攜孥息至者日以千計而鎮東之於清福近也寇既去復攻鎮東人善守以故不可拔別分一寇寇興幾拔會當事者提兵至遂解興之圍而寇之寇泉也巡臺被戎督守遂解去往往出游兵伏擊有所俘獲以歸當是時興泉之寇已南而鎮東者尚屯海上意揚揚甚也會督府馳至則檄兵數千連數十大艑要之寇輕伐輙駕大艑逆我而我兵奮怒弩鏃亂發乘風大呼寇艑反出其下遂大肆擒獲餘者沉之海中捷至悉罷

諸所守陴之卒與外兵入援者余亦解楊還著而父老羣然則余泪下霑衣焉時五月二十三日也余惧徃事放失無以詔來遂書而存之

七月西征記　督遣粤兵

戊午五月海冦既平於是悉罷諸所入戍者先是粤兵三千以丁巳十月徵至戊省中督府至函下悉金牛酒勞之已而冦至檄其徃不徃也匿之民間而督府既已檄閩兵勦賊歸矣於是粤兵慙會其酋長以千金爲其二子取婦欲去遂日夜請之督府督府業

已厥之因請上罷去而檄余督之西時七月六日也故事客兵餉金咸須之酋長酋長輙匿其半而牛給之以故任其掠不問余於是召其酋長跽之庭誡之曰而提三千人食我四萬未聞其逐一賊也若後匿羣酋金任其掠者吾且縛而千金婦致之闕下於是酋長大惧出則嚴戢其羣毋掠金至延平聞其不掠也輙又厚遺其酋長牛酒是時汀守徐君使使來問粤兵狀余報以尺牘其詞曰歸自建安則有護軍之檄矣其人咸虎而戟日夜繩之僅不掠塗然亦其塗

之人徙其鷄犬孥孺而内之他所故免足下幸傳檄塗居者毋縱鷄犬不收毋不能一時去其孥孺以爲護軍使者憂也再二日至將樂羣酋之至也咸亦至將樂則陸是時秋炎羣酋畏炎不日馳而夜馳余與之共馳與不鷄鳴不停也盡十日而至石牛石牛去汀百里其地故有塾云塾師聞羣酋至輙匿之山中而獨留其學子而髫者守笥酋睨其笥不知其書笥也持刃劈之見其爲書則又碎其書於是學子頓足而泣卞何酋又網其池魚學子業者業不知畏酋也

既已忿又閥其網魚輒大呼曰客兵作賊因裂其網投之於是酋大怒即手縛之而訴之酋長曰是子竊吾刀也酋長信之既已縛之一夕明日驛吏入言狀余怒命從事往讓酋長酋長懼而詰人安在則已縶而去之三十里矣於是追釋之又二日至汀徐君又大勞其酋長及羣酋以去自省抵汀蓋千里而二旬始至其所經雖少焚刼然雞鴨豚䐁門屏廬竈蕭然矣出瑞金遂益大掠而余間從輿中問父老父老輒爲余泣曰吾民之苦客兵甚於盜也夫當事者走千

里召外兵擊賊。豈不至急民哉。及其至乃不肯發一矢。徒攫金而歸也。歲費帑金數萬。耶道途牛酒又半之矣。卒乃使其民憂嗟怨嘆若覩賊焉。嗟乎後之談客兵者愼念哉。

九月西征記　粵冦

余以八月二十八日出間則泰寧報粵賊急。余即下檄邵延各郡邑兵夾勦。而身與數騎星馳而西。至延。則賊已殺泰寧灕。又檳其衛使楊。余曰事迫矣。於是檄歸化兵截其西。邵武兵防其北。將樂兵出其東。而

謝倅時視事永安，則檄謝督兵截其南，馳至將樂，會顏使君，顏使君，聞將樂防賊之東，而余督數百騎徑趨歸化，至白蓮驛，則賊已遁紫雲臺矣，臺去白蓮六十里，歸化永安沙縣各百里，而歸化又賊入汀歸粵之要途也，余以是夜馳至，檄其邑兵五百，粵兵二百，付李丞蘇簿，及豐從事馳之紫雲，兵急不及餐，而余取邑父老米三十石，令健兒數十肩隨之，賊是時已據紫雲數日，延平衛使劉周率其衆與賊戰，賊佯敗衆逐之，賊伏起環戰，遂殺我兵數十人，已乃聞歸化

兵至輒驚走。先是賊過歸化，歸化人善弩，輒射殺數人，賊遂遁，至語人曰：吾遇延平兵，臥而戰；遇永安兵，坐而戰；遇歸化兵，立而戰。蓋懼之也。賊既遁，而歸化兵追之，遂遇永安。永安在萬山中，而積穀寮人最悍，是謝倅檄積穀寮兵三百出戰，擒數十賊，獲大旗，追至百里不及而歸，而賊遂夜從上杭歸粵，會上杭兵又追擒之。謝倅馳報余，於是勒回所遺歸化兵，罷豐從事還郡，明日遂發歸化，至白蓮，其丞廣陵人也，老而被創，覩余流涕，余詰其狀，則曰：賊從泰寧來，乃徑

至驛云，其鼓而登堂，而朱衣者，蓋少年美丈夫也，是時驛中人偟急走而丞負廪金匿之暗室中少年問丞安在，於是群賊四索，曳出之，欲鞭之，而少年止之曰丞老矣，速取金來侑女，於是驅而之賊，中少年獨坐上坐，見丞跽，輒以手扶之起，曰此官人也，遂呼之今承賊亦如此官人，與之坐，而列所掠諸婦于旁，諸婦有小兒者，輒使以精兵蹂之故易與耳自乳其兒，其兒啼，少年輒啖之果，代抱之，而諸婦如對其家人不懼也，少年設言曰，公以我為賊乎，我非賊，聊與二三兄弟訪故舊，此中不免取牛酒為諸父

老贊而何當事者以我爲賊而勒官兵捕我也公不聞泰寧簿與衛使之事乎即口不畏兵然時時遣其從外瞭聞兵至輒錯愕耳語起矣余曰女奚策而歸曰賊既已解去腰間槖金而丞之子復以十金賂進遂釋丞然初索之賄中時已被三創矣而諸婦之家亦各進金放去余因大息曰嗟乎世言賊難圖者豈不惑者哉夫丞卑官耳而畏不敢縛止利其數金此其志非雄桀可知矣且賊號千人實不滿二百又多老穉其間方初入寇時使有司者僅得中智之士幸

健兒善射者數百人，扼其要而伏以待之。可一鼓而擒也。乃張簿以輕進斃，楊帥以貪功縛，劉周以失險潰。此何說哉。余又聞賊之初至泰寧也，泰寧故無城，而簿遂率諸健兒出戰，簿亦衣健兒衣，賊不知其簿也，已殺始知其簿，遂駭而走，而楊善之逐賊也，會有部兵獲一賊級，善奪之，兵譟而散，而賊遂禽善以去，然則楊之罪甚矣，世人覩賊殺簿禽使以為桀不可禦，是豈賊桀哉。余還將樂，與顏使君大惟之，而因采綴其事以見賊不足慮而當思所以禦賊者。嗟乎是

亦余之罪也夫。

二曾夜談記　客兵之害

督儲曾君以戊午十二月二十三日至延平，分巡顏言客兵之禍可謂慘烈矣今益甚而日夜徵客兵客兵至而潰又以擄掠我不敢而坐視者何爲哉君與余夜觴之，而余因問君曰，君自天津來，則聞諸相君談南事哉，君曰諸相君言不聞其他，則聞厭客兵云，余曰天津故稱非兵者，亦畏兵乎，君曰何畏顧其心驩甚矣，蓋有鬻其婦而南者，人曰婦而鬻歸安取婦，則曰去鬻一婦耳，歸尚獲二婦奈何不鬻哉，余曰唐太史奉命視江南戎事也何談，君曰盍嘗揖太

史西湖之上矣則言客兵不安調宜罷也。會有客兵過江西之洪路。白日擄市。市人逐之。遂格殺市人數十人而有司惧亂。至不敢問。則太史之不弔客兵有見哉有見哉君既去而余因與顏君累嘆。蓋是時閩巳徃檄湖兵四千故云。而侍御曾君奉其尊公諱歸泉也。道出延。余與顏君謁慰。而君衰麻悲戚。問之他事不談。獨談兵一二。至揮涕而問曰湖兵至未。吾惧閩人之被禍深也。余曰何日余之至玉山也。蓋遇粵兵云粵兵屯玉山者六日。家掠戶殘。會有嫁其女於人

者其夕將遣而粤兵聞其有女而遣也則持刀闖門舁其女以去及他闖有少婦輒舁之而又三之曰途問爲誰則曰兵所攜來粤婦也有敢言狀者殺而輿中人嚶嚶泣途之人聞而悲之不敢問也而玉山簿流上言曰兵再一日也此吾將逸矣而聞之途中血盈盈滿路其戎戎若絲而黑者蓋人髮也而鷄豕牛馬皮毛被道矣余與顏君因太息曰天乎天乎何蒼生多難至此乎是日建寧舒君遺余書慮所以防客兵者余爲書以報其詞曰曾侍御至具言粤兵狀可

爲損溺來札更詳。仁人君子之用情殷矣嘗謂客兵之禍甚於盜寇。何者寇之害猶有方也客兵者無不及之矣寇之至也。人猶得持挺逐之。客兵者殺人。而人不敢怒而訴也即有訴者反益之禍矣今之論者輒云客兵而不知數千里闕父哭其子。夫哭其妻。毋哭其女。王哭其僕者。耳不忍聞也。血塗原野。四體毀殘雞犬牛馬。戶牖門屏。俄然一空者。目不忍見也。然有聞言客兵之禍。則反勃勃怒其言者斯何心哉今已無可奈何。則其策莫急於清野矣近者撤其城中

預稅一歲，稍遠者徼其三十里之外預稅一歲，客兵訊至，則徙其妻孥老穉而避之，庶幾其可免乎。不然持刃大呼，若羣虎而翼，即號令何施也，區區之愚，敢再拜以獻，二緘書以授使者，而因采綴所聞，作二曾夜談記以俟後之談客兵者觀焉。時巳未正月十四日也，督儲君名于拱，號文泉，泰和人，侍御君名承芳號龍山，泉州人，分巡君名嘉會，號衡匡，長沙人，建寧君名春芳，號健菴，鄱陽人。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三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盛翼進䴵汝

李雯舒章　參閱

李吳二公集

序　李攀龍

送大司空朱公新河成還朝序　治河

視古修辭而貫通時事此于𣜩之文也

先是河塞新集而南流以阻再塞龎家屯而全河北徙矣運道𣑱所出縣官仰東南粟歲數百萬不得從

漕上蓋中外洶洶焉是時公方從少冢宰遷大司寇之南都也　先帝輒爲止之改守今官屬使治河矣公至行河則奏言新河事而明年新河成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入舊河至境山五十里而運道復出江南粟數百萬更得從漕上亡何有爲　上言治三河口亡狀者疑不與公新河也以爲河所從來建瓴萬里非挾百川湍悍欲暴泄之甚泰滿一川并受數河之任恐不溢而北則溢而東耳是隄一潰運道沙淤不磬不止抵極而反西南泛沛與魚臺皆爲壑無已

時。幸故道湮未久，可求，又其處易浚，不如從上原開支河於以分流殺水力，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佐舊河，使新河，三難不可爲也。公既得議以淤之利害，河誠欲暴泄之甚，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將一聽沙淤所爲，即出自徐州南而二洪，又且生慶忌。今幸出秦溝，適直境山南五里，則是國家於河不治而已得其大。唯是爲務，宅可次第舉者。泰溝雖兼受數河之任，猶爲束隘之而益其疾也。河流疾則能自刷除，束隘之則後推前以致于二洪，勢不踰淮，放海而不已暴

泄河患焉。夏秋水猥盛。雖時潰而東北。沙淤游落。泛淺力微。視其自索。抵極而反。亦在新河西隄外。昭陽湖受之以休息。若所謂勿與水爭者。獨河焉爲壑。今所欲開支河在新集至兩河口。無論漫無河形者凡二百五十餘里。須創作深廣若干丈。即有河形如郭貫樓至龍溝減未久。稍易浚。又盡沙淤。先臣有言撮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河之所含。寧能淤之。即求得故道。又何以異未復之前。而移漁沛之害還蕭碭也。兩河皆赤子。奈何傷昏墊之懷地出水上。雖隆之天。

力可從施、誰能築虛倡予和汝而欲自託於水也。雖已則橫隄抵之。使舍曠而就隘。以迫阸其性不可矣且安得數十里成隄舉以置其間。由華而東而入秦溝而河自道也。以觀水勢跳出沙土。欲居之久矣不如因之以合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俾得併力下流。以事泰溝、而增卑倍薄。兼事西隄重爲魚沛之防如是則上不傷　天子昏墊之懷而江南粟常得從新河漕上矣。及　上報可、而西隄亦成、是役也、因高爲深、黃流辟之、汙渠交委、而本水

自足其著者在新河其曰國家運道業以與河相直矣河獨非水哉善用河者因而利之耳出秦溝直境山以致于二洪踰淮放海豈一日乎而忘東南秦溝既導濁河數倍下流已淵無復壅理即溢而東北湖休息之東以長隄新河自足是爲不治而已得其大計定焉而他可次第舉者因而利之之道也豈其志焉匪天作之圖而必欲復　國家二百年之運道業以與河相直而倖必爭之利以嘗不可並行之害貽非常憂必不然矣河入秦溝者什九而馬家橋西隄

復成均之引水出小浮橋而秦溝去橋止三十餘里運道已便。斯麗家屯所不必開。新河自南陽至留城道又徑易。漕度可省十日。上介有河形。土不疏惡勢又可因。爲沙薛兩河力又可陂澤之而郯節宣。大臣之於 國家見謂利害。私竊念之猶曰天作之漕。不然奉 詔使行河費不訾。作亡益而無尺寸功。偷得不憚勞任事之名。且爲新河中廢地以徼 人主。見謂識微慮遠。備非常者。而苟無後咎餘責雖踵興大役復故道。何不可者。然而 國家大命。利害懸絕。大

臣舉事、當爲後法。善乎開新河不盡棄舊河、引安流不若排黃流之爲言乎。所謂善用河者、因而利之之道也。豈嫌固自恃議與衆破壞深論便宜相難極也苟得其大、彊直自用、安所惜哉。今且入見 上言水之利害、與所以治河狀、報 徼承之績、以贊乂安圖永賴、勿但曰 先帝式靈之而已。是役也、搢紳貞作有若都御史姜公、臨飭藝略有若鑒察御史羅公、共濟底平而與議利害、 天子所嘗報可者、乃命其以備論之如此。

送中丞陳公撫填河西序 并蕭巡撫

中丞中河西四郡而立幕府治張掖焉。東起武威，而西出敦煌玉門關數千里。北邊匈奴，西控諸番，而南制湟中羌，非若它中丞得一意備胡者乎。今年春，匈奴出武威度河，入寇隴西郡，踰湟水擊諸羌，掠申冲豪二部人畜去。尋復牧西海上，與諸羌爭水草之利，欲侯便擊之，何可久哉。自漢表河曲而列四郡，斷匈奴右臂，令隔絕與羌通路。今湟中羌羈縻內屬，顧又且患若胡，而至占牧西海上，出入其國旁不去，則諸

巻何以頼我而以為中丞威重也。日哈密諸番數萬，又稱兵欲窺敦煌酒泉間，假令國家怒而追哈密巳事，往正其罪，一旦開關延諸番名王貴人，使前受言，則有若匈奴在青海上為內應，又何以待之。中丞自在西曹時，望見虜都城下，扼腕朝廷無食敵之士，請上大閱六師，不報，余既巳壯之也，屬且督四道守臣使分護河西，一太僕治外廐之政，得以幕府西制殊域，即令驅其軍吏，發四郡騎士，為　天子揚推亡固存之威，刺土魯番之二號哈密者，傳首詣北闕下，而

勤功昆山之巔豈爲難哉今天下厭亂 朝廷方滅倭而後朝食虜又頻年出雲中上谷公卿議留上郡朔方八衛兵使者又出上郡朔間募它敢戰之士而市西北駿馬郡國二千石各上補邊狀與計對中丞即欲事萬里外吾恐 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必且以爲無故動四郡兵生釁外國即詔書問中丞甚若暴露獨不計令德柔遠因循舊貫與民休息孰與此也微中丞誰不樂此者中丞而得讓何以自解也然則陳子公之功沒齒不可復見矣

優游河曲終更亟還而取卿相不已足以復給事中之跡哉宅中丞得一意備匈奴何如中丞今得以羌備匈奴也匈奴欲與羌合者非一世矣其計常幸中國之急先赴以堅其約然今觀望卑禾海上不即為寇者則猶私心不能忘恐中丞兵至而諸羌背之也中丞誠以為羌小夷即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者釋而不問問與匈奴解仇結約者再以此擁護大豪使卒歸義我勿輕治兵湟中使匈奴得施德於羌而羌得以負匈奴之助然後以金符之利制其命

而虛其外廐豈不並制羌虜之道也羌十三種故皆有大豪保南山湟中視城郭國久矣豈其不度而慣所恃以生之利於中國以託於自援不堅之匈奴棄妻子於他種中以與中丞爲難必不然矣夷狄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耳若謂卑禾海上安得有匈奴今安得從枕席上度虜也則以責之四郡不築遮虜障者徒令障候長吏多出卒若取庸獵獸以皮毛爲旃罽日操量課祀采山理石爲觥自罷其力而爲實効何益哉匈奴雖在西海上羌

能問得其降者時時以諜來受事中丞斥所欲至伏所必入使虜以誅波自失而與國為累則羌為之障矣此謂以羌備匈奴者也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寧武兵備

山西三關先是蓋止鴈門一兵備岢嵐兵備實協理之其於防秋尋加守冀寧二道嘉靖三十三年復以清軍屯田驛傳若守廵冀南河東諸道迭出而分區監督焉三十七年改鴈門為鴈平岢嵐為偏寧其五道監督如故明年仍以偏寧為岢嵐兵備以偏老岢

嵐河曲三守備西路叅將老營遊擊地方兵馬屬之雁平兵備仍駐代州以廣武北樓平刑三守備東路北樓太原叅將地方兵馬屬之其八角利民神池寧武四守備中路叅將地方兵馬則以設令道云從御史楊公美益之請也惟是三關與大同相為表裏右衛水口等處直虜南窺朔應諸州之道其於要害視三關有輔車之義即虜一道出沒我得以所直道兵馬掌距踵襲而自相為應何慮不及三關延袤乃至八百餘里而虜得以探踈數為堅瑕揣薄厚為虛實特

分時合雖漢兵如雷風安能八百里趣利也惟是將
國家廣大守在大同云爾時則雁門一道岢嵐一道
協理之足矣然猶恃藩籬以撤閭閻不知中疆者外
益固之為謀深也亡何以二道為不足加之守巡冀
寧二道為四道復以四道為不足加之清軍屯田驛
傳并冀南河東諸道為七道三關化八百里而七道
以蹄之即有五參將一遊擊十一守備亦惟雁門岢
嵐二道相信而服習五道者非常所屬乃竟不相為
用十羊九牧猶之愈數而愈疏清軍屯田驛傳職所

司存冀南河東兼所分畧是盡山西而事三關邊境內而動一圉猶之愈實而愈虛不知疏數以形明虛實以制槩也注雁門以雁平注甯嵐以偏寧似矣不知十一守備分地如石甃相交尺寸獨以八守備隸偏頭西即今參故也偏寧一道亡論石隰諸州防河之役行兼坐累有妨商賈即虜一出套便涉其境而亭障積罔烽火優游已難為衆又況仍以五道便宜掣肘糜費無益豈所謂明形而槩制乎時已權生變已常在寧武之介於雁門甯嵐之間亦猶雁門甯嵐之左右於寧武疆塲

之政雖力有餘不備非其域雖勢有餘不守非其約非其域不闘出徼功非其約不聲援為德辟耳目之於視聽不相假借然後可以著官知之良而稱同心亦使朝廷得以責所不備以其所備按所不守以其所守提無倖賞挫無佚罰三關猶一體也省冀寧若清軍者七道而為三以重司存養內治境內不疲於奔命三分其八百里而勞逸均各可以朝檄而暮集而齊一其指使凡五决策以設寧武道而議始成如此豈偏見一時之利害不叅邊大計始終者右衛水

口爲虜必窺之道。即中路參將直之。與大同兩掖犄角相逐。銜尾相隨厚集其氣。是顧是隈者。非寧武乎。與偏頭雁門翼擊而夾攻爲常山蛇勢者。非寧武乎。明形槩制以回視聽。新旗鼓。由繕入訖。爲避長老貽數百年之利身自作始者。非寧武乎。形不自勝。制不自舉。洮公所謂大人哉。首至者未幾論罷。繼至者尋以遷行洮公明形槩制三年於此矣。乃少司馬萬公恭獨以少方伯奏留之。豈不曰分地不量形。與無地同。量形不善制。與無形同。善制不得人。與無制同。得

人不久任，與無人同，是二公者先後奏 請蓋相足焉可謂同心謀國重，惟沈公之賢適與設會也因具列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觀寧武道所繇立者，蓋以其人如此云，

吳明卿集

書　吳國倫

報唐雷州書 沈寵

奉手書知感垂念至爲籌畫保障憫恤瘡痍即隣國之民，拜賜厚矣，境內自李賊創後纔兩月安枕而務

黨繼至息肩又未有期以愚意計之許黨之可慮數倍于李而其可招亦數倍于李蓋李黨多烏合無專主故率反覆不易撫然畏兵甚也兵聚則遁矣（此易破而難撫）許黨勢衆而約之甚嚴謀深而發之不易頗不畏兵蓋海上一勁敵也至以信義動之以禍福諭之則亦知感畏而不輕反覆（此難破而易撫誠確論也）若誘之使撫必不可得也前次經撫而安插未妥其蹦而出也亦勢所必至其失不專在彼今公欲撫之出數千死命弭一方禍机僕雖無能尚當執鞭借箸以待驅策但信義先植諭慰簡嚴間

諜深密。其机俱在我。廼賞功之典散衆之方。安插之地。其机机皆制于上。而不得便宜。其云事不遥制者。亦未敢深恃也。惟公身任天下之重。志誼素孚於人。則非僕比。僕之所難。皆公之所易也。幸力行之。諸當惟命。又聞黑豨戎受督府方略。遣來招撫。已到數日。未覩所施。且黑即高郡人。入境舉事。竟無一字相關白。意恐吾輩分其功耳。故僕草檄行海。亦止諭令靜聽軍門處分。不敢專持其議而許之。回稟亦云不敢深信。將官不知黑竟何狀。姑俟之。

與馬參將書 嶺西水寇

大率嶺西濱海地方。兵多不習水戰。賊船未泊。時宜先行淸野之法。使賊登岸。一無所掠。而勢又不敢離船太遠。我兵大營與賊艘相望。可一二十里。時出小隊挑戰。彼卽退遁無疑。不遁則我兵以靜制動。必勝亦無疑。若賊以小艇載數人以餌我。而我兵貪之。未有不墮其計者。然此特可爲邀擊計。捍地方一時之患耳。至欲取全勝。樹大功。必非巨艦水戰不可。水戰無具。雖有萬衆無能爲。鄙人上狀軍府。請發巨艦。業

七子惟元美多有用之文子相在閩稍稍精讀記載俱佳于鱗明卿僅存一二于與公實茂秦則絶無可存者總之。自成爲一代文人不必强以所無求之也

已數月，竟無隻櫓西來，秖爲畫餅，奈何，頃見麾下爲山海增兵之議，具悉忠謀，又聞欠負貊略，此來必爲嶺西禍，鄙人前所陳，得無以爲書生之談乎，同心共濟，適在此時，不敢不罄其愚耳，